

名作家文学课

Primo Levi, Aharon Appelfeld, Ivan Klima, Edna O'Brien
Milan Kundera, Saul Bellow, Mary McCarthy
Bernard Malamud, Philip Gust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Shop Talk

A Writer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ir Work

行话

与名作家论文艺

[美国] 菲利普·罗斯 著 蒋道超 译

Philip Roth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名作家文学课

Shop Talk

A Writer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ir Work

行话

与名作家论文艺

[美国] 菲利普·罗斯 著

蒋道超 译

Philip Roth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美)罗斯(Roth, P.)著;蒋道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Shop Talk: A Writer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ir Work
ISBN 978-7-5447-0799-2

I. 行… II. ①罗… ②蒋… III. 文艺学-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0388号

Shop Talk by Philip Roth

Copyright © 2001 by Philip Roth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187号

书 名 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

作 者 [美国] 菲利普·罗斯

译 者 蒋道超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文出版 Vintage,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4

字 数 112 千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99-2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蒋道超

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于1933年3月19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1954年毕业于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次年获得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他与约翰·巴斯(John Barth)都属于“大学”作家,即他们都在大学里任教。1955—1957年,他就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此后还任教于美国其他几所大学,1992年退休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比较文学教授。罗斯经历过几次婚姻。他第一任妻子是玛格丽特·马丁森(Margaret Martinson)。两人于1959年结婚,于1963年离婚。第二任妻子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是英国演员。他的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四年便结束。克莱尔于1996年出版了自传《离开玩具屋》(*Leaving a Doll's House*)以纪念这段失败的婚姻,并对罗斯进行了讽刺。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犹太作家之一,被

称为“描绘犹太中产阶级生活的天才”^①。自 1959 年出版《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并于次年获美国图书奖以来，他笔耕不已，至今已创作出二十八部小说，被誉为美国文坛“获奖专业户”。2008 年 4 月 11 日，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文库出版社联合为他专门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以庆祝他七十五岁生日。美国文库是一家非营利出版社，文库收录的作者大都是“美国文学史上盖棺定论的经典作家”。而罗斯是唯一一位活着的时候全部作品便被收入“美国文库”的作家。早在 2005 年，《纽约时报书评》请两百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推举“过去二十五年来出版的(美国)最优秀的一部小说”。罗斯居然有六部小说入围：《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反人生》(*Counterlife*)、《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安息日剧院》(*Sabbath's Theatre*)、《人性的污点》(*Human Stain*)、《反美阴谋》(*Plot against America*)等^②。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对罗斯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美国仍然健在的四位一流小说家”之一，他们是：罗斯、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Don DeLillo)、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比罗斯大十八岁，也被认为是他的精神导师的索尔·贝娄对罗斯的第一部小说就大加赞誉：“与我们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光溜溜地呱呱坠地不同，罗斯先生一出场，指甲、毛发、牙齿都已长齐，他说话流利，技巧娴熟，机智幽默，富

① Nina Bay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E, Sixth Edition, 2003, p.2276.

② 《菲利普·罗斯：延续当代美国文学传奇》，2009 年 8 月 13 日中国网。

有生气,具有名家风范。”^①无独有偶,批评家欧文·豪也说过类似的话:“许多作家需要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那些东西——独特的声音、稳妥的节奏、鲜明的主题——菲利普·罗斯似乎马上就全部得到了。”^②孙甘露在《垂死的肉身》(*Dying Animal*)中文版序言里说:“菲利普·罗斯应该位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之间。这样说不是基于某种商业的或者学院批评的顺序,而是说他们比肩而立。”因此,罗斯的创作产量与质量都使人们相信他最有实力获得最高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毫不逊色于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福克纳、贝娄等。

《行话》是一部采访录,记载了罗斯与普里莫·莱维、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伊凡·克里玛、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米兰·昆德拉、爱德娜·奥布莱恩、玛丽·麦卡锡、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犹太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罗斯向读者揭示了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件和鲜为人知的思维方式,透视了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作家和艺术家的心理历程,使读者明白是什么精神支持他们最终从集中营中死里逃生,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创作方法、创作主题和生活态度,他们的犹太身份在今后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如何体

① 《菲利普·罗斯:延续当代美国文学传奇》,2009年8月13日中国网。

② Hyman, Stanley. *A Novelist of Great Promise: Philip Roth*.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3, p.8. 转引自袁雪生,《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外国语文》,2009年第2期。

现等。我们也会发现,罗斯本人的小说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些犹太作家和艺术家谈话的影响。例如,在与莱维和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的谈话中,他接受了这样的思想:犹太人在所生活的国家对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又通过忠于犹太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拥有两种传统,对犹太人(不仅限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对于作家(还不仅限于作家)来说也是如此。在与阿佩尔菲尔德的谈话中,罗斯显然认同儿童视角的叙述,也极为认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历史解释与他们格格不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经历并非属于“历史”范畴,而是原始神秘的力量使然,而他们对其中所含的意义没有任何了解。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似乎是理性的(有火车、发车时间、火车站和工程师),但这些只是想象的旅行、谎言和诡计,只有深奥的非理性冲动才能虚构出来。我过去不懂,现在仍不懂,那些凶手的动机”。在与伊凡·克里玛的谈话中,读者会更加了解罗斯对卡夫卡的崇拜。罗斯认为,卡夫卡的“小说一直所坚持的就是,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的幻觉和毫无希望的诡论其实正是构成我们现实的东西”。我们在他的小说《乳房》中正式看到了卡夫卡式的变形主题。与爱德娜·奥布莱恩和米兰·昆德拉的谈话也透出了罗斯对性的理解以及在作品中的处理方式。他们都在小说里直露地描写了性,但并不认为那是渲染色情,而是认为性是人的最深层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的本质,最能放射出异常强烈的光芒。而罗斯与玛丽·麦卡锡的谈话更是直奔主

题:谈论罗斯的小说《反生活》。这无疑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该书之门。当然,罗斯对前辈犹太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和贝娄的描写不仅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两位作家创作过程和生活细节、创作风格和主题,也使我们看到了他与这两位作家之间的联系。

目 录

1	在都灵与普里莫·莱维的谈话
21	在耶路撒冷与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的谈话
47	在布拉格与伊凡·克里玛的谈话
91	在纽约与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的谈话
105	在伦敦和康涅狄格与米兰·昆德拉的谈话
118	在伦敦与爱德娜·奥布莱恩的谈话
133	与玛丽·麦卡锡的交流
142	马拉默德的画像
155	古斯顿的画
164	重读索尔·贝娄
191	传统的越界,人性的冥思
	——谈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主题

普里莫·莱维

[1986]

1986年9月到达都灵的那个星期五,我继续着与普里莫·莱维在前一年春天一个下午在伦敦开始的会谈。我请求他带我参观一下油漆厂。起初他在这里被聘为研究化学师,后来一直到退休都担任经理。公司总共聘用了五十位员工,他们主要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师和在车间工作的技术工人。生产机械、成排的储存罐、实验楼、装在大型集装箱中待运出去的成品、净化废气废水的处理设备等都被放置在离都灵七英里远的方圆四五英亩的地方。烘干树脂的机器、搅拌清漆的机器以及抽吸污染物的机器的声音绝没有使人感到痛苦和恼火,堆置场里刺鼻的气味——莱维告诉我,他退休两年时衣服上还黏附着那种气味——当然并没有使人感到憎恶,三十码长的垃圾箱装满了防污染过

程中排出的黑色泥状过滤渣，这也并非特别不堪入目。这里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工业环境，却远离莱维自传性叙述中那种特有的精神境界。

尽管与他的散文所表达的精神相距甚远，工厂显然离他的心很近。注意到噪音，恶臭，杂乱交错的管子、大桶、箱子以及刻度盘等，我想起了《猴子的痛苦》中那个技术装配工福索内。他对莱维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在一个工地上转悠是我喜欢的事。”莱维把福索内称为“我的另一个自我”。

我们走过开阔的庭院来到实验室。实验室是他任经理时建造的简易两层楼房。路上他对我说：“我离开工厂已经十二年了。这对我来说将是个冒险行为。”他说他相信几乎每一个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现在不是退休了，就是去世了，而实际上，他碰到的几个仍在那儿工作的人似乎是让他撞见了鬼魂。当有人从他原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欢迎他归来时，他对我耳语道：“又一个鬼魂。”原料要在实验室里仔细检查后才能被移至生产部门。在去这个实验室的路上，我问莱维是否能嗅出弥漫于走廊里的淡淡的化学气味：我觉得闻起来像是在医院走廊里。听了我的问话，他只是微微地抬起头，将鼻子对着空气嗅了嗅，然后脸上挂着微笑对我说：“我知道并可以像狗一样对它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他内心充满了活力，更像森林中最具诡计

与智慧的那些易变的小动物。莱维个头不大，身材瘦小，不摆架子，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体格柔弱。从表面上看，他就如十岁时一样灵活、敏捷。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你会发现他十岁时那样的脸和身体，而这在许多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他身上的那种机灵几乎是明显可见的，而颤动于其体内的那种敏锐就像是他的指示灯。

作家就像其他人类一样可分为两类——这一发现并没有像我们开始以为的那样令人感到吃惊：那些听你叙说的和那些不听你叙说的。莱维倾听别人说话；他的下巴上蓄着白色的胡须，一张脸恰似一尊模型，虽然六十七岁年纪，但看上去却像潘神一样年轻，像一位教授，脸上表情充满好奇与敬意。福索内早在《猴子的痛苦》中就对莱维说过：“你这个家伙，居然使我向你讲述了这些故事。除你之外，我从没有告诉过别人。”我相信他这话。难怪人们总是把事情告诉他，每一件事在书写出来之前都已被忠实地记载下来：他在倾听时专心、安静，就像金花鼠在石墙上发现了陌生的东西一样。

莱维与妻子露西娅居住在一幢非常大而坚固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建于他出生前几年，实际上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因为这里曾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除了在奥斯威辛的那一年和被释放后冒险的那几个月之外，他一生都居住

在这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是住宅楼的宽阔大街上,它使我在意大利北部看到了曼哈顿西部大道: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在轨道上飞速驶过的电车,还有沿着大街两边无限伸展开去的一排排高大的栗子树,从路口可以看到的城边的绿色山丘。房子的稳固性已开始有点显示出岁月的侵蚀。直接穿过莱维所称的“迷人的都灵几何”,到市商业中心著名的拱顶走廊需步行十五分钟。

自从战后他们夫妇相识成婚以来,莱维的母亲一直就与他们居住在这幢公寓里。她已经九十一岁高龄。莱维九十五岁高龄的岳母居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隔壁住着他那个二十八岁的物理学家儿子;再往前几个街区就是他三十八岁的植物学家女儿。在当代作家中,还没有哪位几十年一直自愿与自己的直系亲属、出生地、地区、祖先的世界,特别是当地的工作环境——在都灵主要为工业区的菲亚特所在地,保持如此直接、不间断的联系。在 20 世纪有智慧的艺术家中——莱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表现为艺术化学家,而非化学作家——他可能是对周围生活适应得最彻底、最好的一个。也许对普里莫·莱维来说,与群体互为联系的生活,以及他关于奥斯威辛的代表作,构成了他对那些尽一切可能割断他每一个持久的联系并把他和他的同类从历史上抹去的人所作出的深刻而激烈的

反应。

在《元素周期表》中，首段用最简洁的句子描写了化学最令人满意的过程之一。莱维写道：“蒸馏很美。”接下来也是蒸馏，即把我们在一个漫长的周末，多数在莱维家门厅旁边静谧的书房里用英语进行的充满生气的、广泛的对话提炼为精华要点。他的书房很宽敞，但装修简朴。里面放了一张绣花的旧沙发和一把舒适的椅子；办公桌上是一台加罩的电脑；办公桌后面的书橱里堆放着莱维五颜六色的笔记簿；书房周围的书橱上到处都是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的书籍。最唤起人记忆的是一个最小的物件：一幅不醒目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半被毁坏的带刺铁丝网的草图。挂在墙上更醒目的是莱维亲自用绝缘铜线很巧妙地扭曲成各种形状的滑稽雕塑品。那些电线上涂有一层清漆，用于实验室绝缘。其中有电线制作的一只大蝴蝶、一只猫头鹰、一只很小的蟑螂。办公桌后面较上方还有两件最大的雕塑品：一件是电线制作的猎鸟者；另一件，当我猜不出代表什么的时候莱维解释说那是“一个玩弄鼻子的男人”。“一个犹太人，”我建议说。“是的，是的，”他笑着说，“当然是一个犹太人。”

罗斯：在《元素周期表》中，就是那本关于你作为一个

化学家“强烈而又辛辣的”经历的书中，你谈到了朱莉娅，你 1942 年在米兰化工厂工作时那位迷人的年轻同事。朱莉娅在解释你的“工作狂”时认为，那是因为在二十出头时见到女人很腼腆，没有女朋友。但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你工作狂的真正原因源自更深刻的因素。工作似乎是你的主题，不仅体现在《猴子的痛苦》中，而且还体现在关于在集中营被监禁的第一部书中。

“工作创造自由”几个字被纳粹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上。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是对工作可怕的戏仿，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导致痛苦死亡的惩罚。把你的整个文学创作视为致力于恢复工作的人道意义是极有可能的，即将奥斯威辛集中营雇主们以嘲讽挖苦的方式玷污了的工作意义恢复过来。福索内会对你说：“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就像是初恋。”他喜欢谈论他的工作就像喜欢他的工作一般。福索内通过劳动使自己成了真正的自由工人。

莱维：朱莉娅把我当时疯狂工作归咎于我在女孩面前腼腆是不无道理的。这种腼腆，或者抑制，是名副其实的、痛苦的、沉重的——对我来说比对工作的忠心更重要。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描述的米兰工厂里的工作是模仿性的，因此并非我所盼望的。1943 年 9 月 8 日，意大利休战大结

局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如果对此不理不睬,继续埋首毫无意义的科学活动岂非愚蠢可笑。

我从未试图认真分析我这种腼腆性格,但毫无疑问的是,墨索里尼的种族法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他犹太朋友成了其牺牲品,有些“雅利安”同学嘲笑我们说,我们的割礼就是阉割。我们出生在清教徒家庭,因此至少在潜意识上也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那时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性的补偿,而非出于真正的激情。

然而,我也充分认识到,离开集中营之后,我的工作,严格说是两种工作(化学和写作),在我生活中确实起了且仍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正常人在生理构造上注定要从事具有目的的活动,无所事事或者无目标的工作(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则导致痛苦和萎缩症。以我的情形看,以及以我的另一种自我——福索内——情形看,工作就等于“解决问题”。

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常常看到一种希奇古怪的现象。“出色工作”的要求很严格,结果致使大家在从事缺乏独创性的日常零星工作时也追求“出色”。那位连续六个月偷偷给我送食物、救我性命的意大利瓦匠痛恨德国人,痛恨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安排他去砌墙时,他把墙砌得又直又坚固。而这并非出于服从而是

出于专业尊严。

罗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记》的最后一章是“十日传奇”。你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如何经历了从1945年1月18日至27日的痛苦。纳粹带着大约两万名“健康的”囚犯向西逃走后,集中营临时凑合的医院里只留下了你和少数患病或垂死之人。这里所叙述的故事我读起来就像是鲁滨逊的漂流记。你,普里莫·莱维,就像鲁滨逊,从残酷邪恶的岛上攫取生存之必需。这部分及整部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颗实际、高尚的科学心灵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使你得以生存。在我看来,你的幸存并非由兽性的生物力量或者难以置信的运气所决定,而是由你的专业性格所决定:讲究精确的人,追求秩序原理的实验控制者,他所重视的一切都被颠覆。就算你是恶魔般的机器中一个编了号的部件,你也是一个总在用一颗系统化的心灵去理解的部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你自语道“我思考得太多”以抵制,“我过于开化”。但对我而言,那位思考太多的开化人与那位幸存者是分不开的。科学家与幸存者是同一个人。

莱维:千真万确,你说到点子上了。在那难以忘怀的十天里,我确实感到像鲁滨逊,但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鲁滨逊为他个人的生存而工作,而我和两位法国同伴则有意识地、幸福乐意地为一个正义的人类目标而工作,去拯救我